



跨海大桥 李荣鑫/摄

情思缱绻

今年是马来西亚华侨伯父曾国亨诞辰110周年,我们以重温旧物的方式缅怀他。我与马来西亚伯父的儿女不谋而合,约定在诞辰日将两地珍藏的伯父遗物发到兄弟微信群,共寄思念。

国内我藏着伯父一枚椭圆形私章,长约3厘米、宽约2厘米,牛角材质。竖刻“曾国亨”三字,两侧缀着花纹,下方横刻“书柬”二字。伯母说,这是伯父亲手刻了两天的物件,他曾告诉伯母,返回马来西亚后会努力挣钱,寄钱的回执单盖上这枚章,便知家乡收到了。儿时每闻门口自行车铃响,我便知伯父寄钱来了,会雀跃地跑进伯母卧室,从抽屉取出印章交予送侨批的人盖章。

伯父1950年冬重返马来西亚,从1951到1971年,整整20年,从未间断给家乡寄侨批、寄钱。

关于这枚印章,还有段趣闻。1950年春,我上小学是伯父去邻村钱塘小学报的名。那时一年级分“一册”“二册”,语文叫“国文”,头几节课学“新书看看”“大笔书写”之类,识的字寥寥。我不识印章上“书柬”的“柬”,误读为“书东”,更不解其意。钱塘村是清末文状元吴鲁的家乡,他两位上高年级的重孙女叫吴紫苑、吴紫韵,我因闽南话谐音,错读成“吴紫远”“吴紫问”,闹了不少笑话。

马来西亚二弟收藏着伯父一本A4大的笔记本。那天二弟翻遍抽屉没找着,我知道他做事认真,便让他把抽屉整个拉出——果然,笔记本落在了抽屉桌后。我打趣说,定是伯父知道我们在找他的东西。这本笔记,记着他

他对内外两个家的责任:每月挣的钱,大部分寄往家乡,小部分给孩子们买保险;一页页密密麻麻的款项,是他对子女的爱与希望。笔记里还详细记录了弟妹们长大后打工的经历,尤其是二弟15虚岁去外国人经营的拖网渔船打工的事。二弟说,每次出海就是一个月,没日没夜在海上,每隔两小时就得拖一次网,苦不堪言。听着他的叙述,眼泪总会不由自主落下——那时候,他还是个孩子啊。想来伯父记录这些血汗钱时,定是手在抖、眼在流泪、心在滴血。茫茫大海上,小小年纪的二弟,要和大人一样熬受苦累,只为多挣几分钱。

可又有多少家乡人知道,这一笔笔侨汇来得何等不易?那是华侨们用血泪换来的。

伯父读过几年书塾,有文化,在小渔村靠给渔老板记账为生,为多挣钱,有时同时给两家渔行记账。后来孩子们长大了,他见岛上渔民有在外面小店吃早餐的习惯,便学做面条。他白天去渔行上班,半夜起身做面,让孩子们清晨送到各摊点。积劳成疾的他,不到六十岁便匆匆离开了我们。弟妹们说,他前一天早上还照常去渔行,半夜突然觉胸口难受。那个缺医少药的小渔岛,要等天亮才有开往外埠的轮渡船能去看医生。临终前,他强忍着痛苦爬到卧室窗口,朝着老家的方向喊:“母亲啊!孩儿不孝啊!”一声大喊后,便撒手而去。

伯父啊,为了内外两个家,您奋斗了一生,也该歇息了。只是活着的人,总于心不忍,总心有不甘……

祖国强大后,家乡亲人与马来西亚弟妹的探亲交流多了起来。弟妹们每次回乡,都会围坐听我讲伯父——他们的父亲——在家乡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:上小学时他为我做的帆布书包、竹砚台、手抄书……伯父有双巧手,更有对家和孩子们的爱。一小段竹筒、一小块牛角废料,经他锯、刻、雕、琢,便成了轻巧实用的艺术品。最有创意的是那竹砚台:他没钱买砚台,就随手锯下一小段竹筒,从中间破开,取一半放平,上方凿个装墨汁的小窟窿,中间刻个长方形磨台,一块实用又轻便的竹砚台就做成了。

伯父喜欢孩子,总说孩子是父母的希望、家族的未来。我在马来西亚出生,他待我如己出。据说有一次他带我去渔行,老板见我天真,开玩笑说要用三条渔船换我——那渔船就像石狮祥芝渔港的拖网巴浪渔船。伯父笑答:“您就是用钞票叠到和他一般高,我也不换。”弟妹们总打趣:“聪明的伯父怎么这时短路了?有三条船成了老板,大家皆大欢喜,多好!”

谁说说人生没有意义?伯父这一生,用侨批串起两地牵挂,用双手焐热柴米油盐,用生命托举两代人的日子。缅怀他的点点滴滴,便是读懂了人生意义的真谛。

心灵驿站

校园东南侧,两株百年古榕巍然屹立,虬劲的枝干向四方舒展,撑起如盖浓荫,荫蔽着三十余米的方圆。荫凉中央,一口古井静卧,两株古榕深情地守护着这口古井。这方拥有“榕”“泉”的小天地,便是大家自定义的“榕泉广场”。

往届学子总说,回访母校若不与“榕泉”合影,似乎少了份念想。是的,一口古井,悠悠文脉传承。两株榕树,浓浓赤子深情。这一株镌刻着历史的榕树,这一口倒映着四季流转的古井,承载着学子太多的回忆。那些在树下定格的一瞬间真如榕树的气生根般,在时光里悄悄衍生。

树影的褶皱里,藏着馥郁的书香。“百年榕树下琴韵悠悠,榕泉广场里书声琅琅……”每周三的午后,这声音总会准时漫过叶隙。孩子们身着古风衣裳,把国学课堂搬进这片清凉。《弟子规》的醇厚、《笠翁对韵》的灵动,顺着“云对雨,雪对风”的韵律淌出来;孔子的仁德、孟子的雄辩、老子的智慧、庄子的幽默,于琅琅书声中重现……一口古井,两株榕树,便成了天然的舞台布景,孩子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走进看似古

故土乡情

我的故乡坐落在石都玉皇岭下,最不缺石头。可以用几个“最”描述我小时候与石头的故事。最难忘,清晨跟着父亲去捡石头,回来垒墙、建房;最有趣,用石板与小伙伴玩“打瓦”游戏;最神奇,用铁片敲击石英石冒出火星……

土生土长的我与石头有缘,没想到城市出生的儿子也钟情石头。他小时候每次回家看望爷爷奶奶,总是捡些奇形怪状的石头放在院子里,把最喜欢的一块石英石放在门楼下。每次回去,都会看看是否还在。

一晃,儿子已经中年。我们再回故乡的时候,因旧村改造,村庄成了一堆堆瓦砾。父亲当年领着我捡来石头

赢”的精神。

村里没几人能说流利的普通话,更别提闽南话,真难想象她们如何跨越语言障碍顺畅交流。都说义乌商贩靠拨浪鼓走天下,温州人以敢闯闻名,而这来自“八分山水一分田”的闽南母女,在时代浪潮初起时,就带着无畏开启了这段旅程。

那位二十岁的石狮姑娘,落落大方,体态健美,粉嫩脸庞配着纤细双手,卷发随意盘在肩头。她内敛寡言,却自有温婉气质:洁白花边衬衫配格子长裙,脚上鞋子亮晶晶的,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她的母亲衣着整洁,打扮朴素,却总带着亲切微笑,让

人倍感温暖。

看着她们,我满心羡慕。村里姑娘有件不破的衣服就不错了,哪穿过这般崭新花色?我的姐妹们从未用过五角钱的海飞丝,头发里偶尔有跳蚤;从地里归来,指甲缝满是黑土,衣服沾着灰尘。而这对母女,举手投足都透着我从未见过的精致。那位母亲常摸我的头,用生硬普通话问:“小孩,读书没?”那个女儿笑着问:“你多大了呀?”年幼害羞的我,每次都匆匆看一眼便慌慌张张跑开。

后来才知道,堂姐与这对母女有着特殊使命。彼时石狮服装工厂如雨后天春笋,订单纷至沓

榕泉有约

老实则鲜活的国学经典,或读或讲,或吟或诵,在树影泉声里,与古老的经典开启美妙的对话。榕树与孩子们仿佛心有灵犀,静静听着,连气根都放慢了摇曳的节奏,它的庄严和沉稳给孩子们

榕树,古井,与活力有着天然的亲近。榕树的繁盛,在于其见缝生根,盘根错节间,苍劲的枝蔓七弯八绕地盘生在一起,盘出满树的伟力与轩昂气概。古井活水长流,日日流淌,涌动着蓬勃的生机。课间,孩子们在这尽情享受榕树与古井的馈赠,树荫下捧书畅读,婆婆树影间追逐嬉闹,围着树桩捉迷藏,古井四周绕圈圈,更有一群书法爱好者在角落的“榕泉习墨”空间里挥毫泼墨,笔墨随“文房四宝”在指尖生花。井水的清冽气息裹着榕树的草木清香漫溢开来,连空气里都漾满生命萌发的味道。不知不觉间,榕泉广场成了孩子们最特别的课堂。难怪老师们总把课外实践“基地”锁定于榕泉广场。古井

故乡石

亲手垒的院墙也被推倒,只剩下半截门楼。

儿子徒手扒开门楼下的碎砖乱石,高兴地说:“我的宝石还在!”随之,他双手捧起那块已搁置在此近三十年的石英石,吹掉灰土,擦去泥土,盯住半晌没有说话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,爷爷奶奶不在了,老屋也没有了,这块石头于他是无声却有情的怀念。

儿子搬着石头,踩着废墟,独自向汽车走去。看得出,他的心情有些沉重。他虽然不是在这里长大,但这里是 he 总想来的地方,是他父辈的故乡,是他爷爷奶奶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园,是与他血脉相连的老家。他把石

头放进后备箱,带回青岛,放在阳台的角落里。

又过了几个春秋,我搬出这块6.6千克重的石英石,一边清洗一边向孙子讲述它的故事。清洗过后,这块石头晶莹剔透,闪着深邃的光。它像一个万花筒,变换角度似乎就能出现不同的影像——我童年的快乐时光,我辛勤劳作的父母,我的弟妹妹,我的乡里乡亲,我的炊烟袅袅的村庄……感谢儿子,他收藏的这块融满故乡情怀的石头,让远离故乡的我感觉故乡就在身边。

故乡是一块石头,小小故乡石,承载着故乡的往事,承载着我的眷恋,延续着一代代人的故乡情怀。

缝纫机踩过的山海

乔志兵

流金岁月

南洋杉

纪若凡

提起树,第一时间浮现在我脑海的,不是苍劲的躯干、斑驳的光影,也不是蝉鸣与月色——这些都是后补的联想。那一瞬间,我想到的是一张密密麻麻的谱系图:树根扎入大地,树干向上延伸,枝丫交错如历史朝代更迭,似厚厚的族谱,像阿嬷们口中的“大房二房三房”。树是民族与家族的共同记忆,一代一代往上往外生长,根却始终紧抓黄土,于枝叶而言,那是生存的本源。

祖父祖母的房子旁立着一棵南洋杉。它不像榕树、樟树那般枝繁叶茂、沧桑慈祥,而是瘦瘦高高,枝叶呈标准的等腰三角形,如长矛直刺蓝天,透着端庄严肃。阿嬷们叫它“猴难爬”,一来树干笔直,二来枝条细切,踩上去即便不断,也会被弹到地面。叶子细长柔软,尖而不刺手,风过时簌簌颤动,像一串不成调的音符。摘下一片能把玩半天,枯叶落地,又像古厝顶上掉下来的毛毛虫。

南洋杉前是祖父祖母的老屋,旁有段宽石阶。父亲说那是清朝修的,当年坐船的人下了石阶,沿石板路便是古渡口。石阶下曾是一排石头房,后来有钱人家盖了新房,粉白红砖墙高低错落。站在祖父母房顶眺望,南洋杉像被穿各式衣裳的孩子簇拥着,却始终挺直腰板,静静望着远方的海。

黄昏最是惬意,阳光碎成橘红星星栖在南洋杉枝叶间,海风混着炒菜香漫过来。祖父总在这时坐在树下,或与老伙计闲谈,或独自对着海吞云吐雾。我捧着饭碗坐在旁,任咸涩海风吹进碗里,看那些橘红星星慢慢坠落,海的尽头,渔夫们挑着担子缓缓走来。

“阿公,你们总说的阿邦是谁?”我抬头问。祖父常年出海,脸被晒得黝黑,皱纹像海浪,在余晖里泛着波光。他拍了拍身后的南洋杉,浊黄的眼睛亮了:“是这树的主人,我大哥,你该叫伯公。”“我见过吗?”“你没见过,他十六岁下南洋,回来那次你还没出生。”“华侨都赚大钱盖房子吗?”“阿邦不止盖房,

映照着孩子们的童真,榕树收藏着孩子们的日常点滴,那些与国学相约相伴的故事,那些关于成长的碎片,恰如古井中的水,缓缓渗进年轮深处,悄然滋养着榕泉广场。而在这里读过的书、追过的光、写过的字,早已像榕树的根须,深深扎进成长的土壤。

榕树,在文人墨客的笔端,被赋予多维的文化意涵和独特的文学意象。在校园,它更像生命与希望的见证者,见证年轮里藏着的光阴密码,见证气根上系着新生的期待。古井,以生生不息的活水,滋养着这份绵延的传承。在我们看来,榕树,是学校的精神之树,因它有落地生根的顽强;古井,是学校的文化之源,因它有静水流深的从容、滴水穿石的恒久。

如今,榕泉广场蕴含的远不止于此。

“榕泉有约”,不仅是树与泉的相守,更是光阴与童音的约定,是关于成长、关于传承、关于那些藏在树影与泉声里的待续的故事。

当年回忆那段时光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,那既是对往昔岁月的怀念,亦是对当下生活的珍视。

军营里的生日

王全国

1995年1月10日,当时正值我入伍服役的第二个月。紧张而繁重的军事训练,令我们每天都期盼夜幕的降临,以便能毫无反顾地享受一场酣畅淋漓的睡眠。

当天傍晚,我们如往常般歌声嘹亮地返回军营。踏入军营食堂时,一位老兵意外地端来一大碗鸡蛋面,面带微笑地告知我今天是我的生日,随即招呼战友们鼓掌为我庆生。

我环顾四周,发现战友们都用温暖的目光注视着我,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祝福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归属感和温暖。我接过那碗热腾腾的鸡蛋面,每一口都仿佛品尝到家的味道。

在我记忆的长河中,生日从未有过任何庆祝的仪式,甚至很少被提及。每当我的生日到来,母亲总会默默为我煮一碗鸡蛋面线,简单却饱含深情。那时的我,或许未能完全理解生日的意义,只是单纯地享受着那碗面线鸡蛋带来的温馨。

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,家中兄弟姐妹众多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家人能解决温饱问题已属难得。对我们而言,生日实际上是母亲的受难日。伟大的母亲为了我们的降临,承受了无尽的艰辛与不易。因此,在我们生日来临之际,理应铭记并感恩母亲的无私奉献。

尽管生活艰辛,母亲从未有过一句怨言,总是默默地为我们付出。每年的这一天,她都会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微薄收入,为我们准备一碗象征成长的鸡蛋面线。这不仅仅是一碗面线,更是母亲对我们深深的爱与期望。

多年以后,当我身为父亲,为孩子们庆祝生日时,才发现这原来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。毕竟,在当今社会持续进步、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大背景下,为自家孩子买一个蛋糕,外出就餐,或是在家烹制一桌佳肴,早已成为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景象。

30年前在军营中度过的那个生日,虽已化作尘封的往事,但它却深刻地教会我如何去爱,如何去珍惜身边的每一位亲人朋友。这段珍贵的记忆,将如影随形地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,成为我心灵深处永恒的宝贵财富。

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,那既是对往昔岁月的怀念,亦是对当下生活的珍视。

务工者的“第二故乡”。走在街头,熟悉的乡音此起彼伏,格外亲切。

如今三十年过去,石狮日新月异。堂姐早已离开,那对教我们手艺的母女也年华老去,断了联系。而我在泉州扎根多年,闲暇时总爱去石狮服装城逛逛,挑几件心爱的衣服。

这或许是种奇妙的传承:曾经她们带着拼搏精神来到我们村庄,如今我和无数老乡在这片土地上,继续为闽南发展添砖加瓦。“爱拼才会赢”,不仅是她们的信条,也成了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,支撑着我们在一片热土上书写自己的奋斗故事。

戎马倥偬

军营里的生日

王全国

1995年1月10日,当时正值我入伍服役的第二个月。紧张而繁重的军事训练,令我们每天都期盼夜幕的降临,以便能毫无反顾地享受一场酣畅淋漓的睡眠。

当天傍晚,我们如往常般歌声嘹亮地返回军营。踏入军营食堂时,一位老兵意外地端来一大碗鸡蛋面,面带微笑地告知我今天是我的生日,随即招呼战友们鼓掌为我庆生。

我环顾四周,发现战友们都用温暖的目光注视着我,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祝福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归属感和温暖。我接过那碗热腾腾的鸡蛋面,每一口都仿佛品尝到家的味道。

在我记忆的长河中,生日从未有过任何庆祝的仪式,甚至很少被提及。每当我的生日到来,母亲总会默默为我煮一碗鸡蛋面线,简单却饱含深情。那时的我,或许未能完全理解生日的意义,只是单纯地享受着那碗面线鸡蛋带来的温馨。

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,家中兄弟姐妹众多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家人能解决温饱问题已属难得。对我们而言,生日实际上是母亲的受难日。伟大的母亲为了我们的降临,承受了无尽的艰辛与不易。因此,在我们生日来临之际,理应铭记并感恩母亲的无私奉献。

尽管生活艰辛,母亲从未有过一句怨言,总是默默地为我们付出。每年的这一天,她都会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微薄收入,为我们准备一碗象征成长的鸡蛋面线。这不仅仅是一碗面线,更是母亲对我们深深的爱与期望。

多年以后,当我身为父亲,为孩子们庆祝生日时,才发现这原来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。毕竟,在当今社会持续进步、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大背景下,为自家孩子买一个蛋糕,外出就餐,或是在家烹制一桌佳肴,早已成为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景象。

30年前在军营中度过的那个生日,虽已化作尘封的往事,但它却深刻地教会我如何去爱,如何去珍惜身边的每一位亲人朋友。这段珍贵的记忆,将如影随形地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,成为我心灵深处永恒的宝贵财富。

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,那既是对往昔岁月的怀念,亦是对当下生活的珍视。

务工者的“第二故乡”。走在街头,熟悉的乡音此起彼伏,格外亲切。

如今三十年过去,石狮日新月异。堂姐早已离开,那对教我们手艺的母女也年华老去,断了联系。而我在泉州扎根多年,闲暇时总爱去石狮服装城逛逛,挑几件心爱的衣服。

这或许是种奇妙的传承:曾经她们带着拼搏精神来到我们村庄,如今我和无数老乡在这片土地上,继续为闽南发展添砖加瓦。“爱拼才会赢”,不仅是她们的信条,也成了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,支撑着我们在一片热土上书写自己的奋斗故事。

务工者的“第二故乡”。走在街头,熟悉的乡音此起彼伏,格外亲切。

如今三十年过去,石狮日新月异。堂姐早已离开,那对教我们手艺的母女也年华老去,断了联系。而我在泉州扎根多年,闲暇时总爱去石狮服装城逛逛,挑几件心爱的衣服。

这或许是种奇妙的传承:曾经她们带着拼搏精神来到我们村庄,如今我和无数老乡在这片土地上,继续为闽南发展添砖加瓦。“爱拼才会赢”,不仅是她们的信条,也成了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,支撑着我们在一片热土上书写自己的奋斗故事。